

1

当2021年只剩下一个月时，华人首富莫名其妙变成了一位谁都不认识的加拿大华人赵长鹏。

据说，44岁的赵长鹏以9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700亿成为新晋“华人首富”“全球十大富豪”，大大超过农夫山泉钟睺睺4244亿的身家。

赵长鹏到底是谁呢？

他是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而这个币安成立至今不过四年。

也就是说，这位“华人首富”居然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就走完了互联网以及传统行业首富最少需要20年才能走完的路。

这消息来自于国内某份财经类期刊推出的榜单，可在全球各大主要的富豪榜以及财富榜上都找不到赵长鹏的名字。

那这个900亿美元的身价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根据财经杂志给出的说法，这是按目前币安3000亿估值，然后结合赵长鹏所持有的30%持股比例，最后得到的数字。

也就是说这900亿美元，其实还只是“纸面财富”。

全世界公认的富豪统计榜单都采用价值公认的股票、固定资产等指标，币安没有上市，就意味着无法在资本市场变现，所有统计其实只是基于主观的臆测和估算而已。

何况加密货币也是一种虚拟货币，市场波动性很大，可能一天就涨50%，也可能一天全部跌完。

任何虚拟币市场股份只要没有流动性，就不能真正卖出并换取真金白银，纸面财富再高也只是虚高而已，这900亿美元的水分可想而知。

实际上，赵长鹏的币安也是因为嗅觉灵敏，才及时从国内跑路到了国外，顺便在竞争对手被关停后收割了一波红利。

说白了，这则新闻的背后其实是有些人故意在推波助澜，目的还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韭菜”满怀憧憬加入到币圈的游戏里。

毕竟，没有那么多的韭菜，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币圈大佬。

虚拟币的不稳定性始终是其最大的软肋，哪怕大名鼎鼎的比特币也是如此。

从创立之初不到0.01美元，到逼近2万美元，再到暴跌80%。一片腥风血雨里，有人确实赚得盆满钵满，可更多人是赔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随着比特币进入中国，币圈造富史上出现了许多因比特币而暴富的人，身价从几亿到上百亿，财富积累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他们中既有理想主义者，也不乏投机客。彼此际遇不同，造富手段也不同，却共同谱写了一段段中国币圈传奇往事。

整个故事，还是得从2008年一个“大聪明”说起。

2

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金融海啸，全球股市超过5.2万亿美元被蒸发，瞬间吞噬了无数人苦心经营多年的资产和财富。

同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整个华尔街陷入一片混乱。

此次金融危机最直接原因是美国为了一己之利超发货币，造成了全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

美国人坑了自己的同时，也害惨了所有以美元结算的国家。

此时的人们已经被全球经济危机整得快神经质了，觉得连号称世界最成熟金融体系的美国都靠不住，那么全球金融系统究竟还有没有值得信赖的货币体系了？

一个月后，一个名叫中本聪的“大聪明”在P2P Foundation（P2P基金会）网站公布了自己的比特币白皮书。

在他的描述中，比特币是一种能够直接由一方发起并支付给另外一方，中间不需要通过任何金融机构，完全通过点对点技术实现的虚拟现金系统。

比特币并非全球第一种虚拟币，只是它挑战的是传统货币的发放主权。

由于号称是全世界唯一分布式的虚拟货币，不由任何一方印发，而是由超级计算机开采，具备真正“自由民主”的特性。

2009年1月，中本聪将产生第一批比特币的区块命名为“创世区块”，随即推出了“挖矿”的概念。

“挖矿”其实是比特币获取的一个重要环节，概括说就是让有计算能力的设备去计算一串复杂的数字问题并得到解答的过程。

答案是一个由33位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哈希值数串，得到答案就能得到相应奖励的比特币。

这个算法特殊就特殊在其答案数量是固定的，共计2100万个，这意味着全世界总共只有2100万枚比特币。

因为是个算法游戏，所以比特币总体数量随着被挖出的数量，按50个-25个-12.5个.....而递减，基本是每四年产量减半，直到2140年被全部挖出。

序号1-50的比特币则是中本聪本人挖出，这意味着比特币将作为一个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控制的虚拟货币横空出世。

中本聪到底是谁，至今众说纷纭，但确实是他自此打开了神奇的虚拟货币大门。

3

2009年10月，国际新自由标准公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比特币汇率，认定1美元的价值为1309.03比特币。

最开始，人们没把比特币当回事，将“挖矿”纯粹当个游戏看待。

直到2010年5月22日，一位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程序员Laszlo Hanyecz突发奇想，在BitcoinTalk（比特币论坛）上发帖称愿意用10000个比特币换取一份披萨。

没想到一位名叫Jercos的网友真的用一盒价值20多美元的披萨，与他交换了这10000个比特币。

这是比特币历史上的首次交易，堪称里程碑事件。

这10000个比特币按目前市值算已至少价值2亿多美元，用来交换的那盒披萨应该是有史以来最贵的披萨吧。

这件事最终激发了人们对比特币的关注，随之出现了比特币交易所Mt.Gox（国内俗称“门头沟”），比特币的价格也终于突破了1美分。

2011年2月，1比特币首次达到了可兑换1美元的程度。

就在普通人还没有意识到比特币的价值时，美国的黑客和一些毒贩已经开始“尝鲜”。

这一年，美国的《时代》杂志介绍了著名的暗网里有个名为丝绸之路(silver road)的版块，里面的人已经开始利用比特币匿名和不可追踪的特性作为货币，进行武器和毒品的交易。

因为这篇文章的发酵，比特币的价格开始不断上涨，最高时达到了30美元，随后因为Mt.Gox的安全漏洞和黑客攻击，价格回落到了10美元。

也是拜互联网所赐，比特币在中国的交集几乎与世界同步，甚至一步都没落下。

4

2009年，在国内一家P2P视频网站工作的吴刚，因为偶然收到一份比特币公司的宣传邮件，于是抱着好奇的心理开始利用公司的电脑挖矿。

据说，他离职时候因为遗失了系统的钱包文件，导致已经挖出的8000枚比特币荡然无存，与数亿美元擦肩而过。

吴刚后来还是与比特币结下缘分，创立了比特币银行HaoBtc，成为中国币圈最早的涉足者。

或许，吴刚是中国最早，也是挖到比特币最多的人，但却不是真正的底层“矿工”。

2010年夏天开始，国内许多代练游戏设备的工作室不知从哪里得到一笔额外业务：在电脑上安装一个程序，帮人挖比特币。

反正一样开着电脑，于是只是游戏工作室变成“白天代练，夜里挖矿”，一晚上基本可以挖出10枚左右的比特币。

挖出的比特币有的被人收走，有的则按几块钱一枚的价格在游戏群里销售。

正因为比特币能卖钱，当时著名的IT媒体《电脑报》开辟专版手把手教人如何在电脑上“挖矿”。

《电脑报》一番渲染，让越来越多的游戏工作室纷纷加入“挖矿”的行列，市场上的比特币瞬间多了起来。

一个现实问题也出现了：这么多比特币卖给谁？谁又来买？

虽然此时Mt.Gox在海外已经如日中天，可中国的比特币交易还停留在QQ以及淘宝的阶段。

谁也想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个卖桑拿设备的温州商人，杨林科。

他也喜欢打游戏，偶然听人说比特币可以交易后，直接问了最关心的问题：“这玩意能赚钱么？”

2011年，可以说中国币圈的起始元年。

这年，北大高材生吴忌寒与科幻作家长铗共同创立了中国首个比特币资讯网站巴比特。

俩人能相识，是因为吴忌寒此时是Bitcointalk论坛中文版的版主，而长铗是论坛里发言最为积极的一个人。

不过，吴忌寒能得到长铗信任，关键还是他翻译了中本聪的白皮书，在圈内流传甚广，自此奠定了他在币圈的地位。

同一年，北航读研的张楠赓从外网上了解到比特币后，出于兴趣便开发了矿机FPGA，圈内小有名气的他被称为“南瓜张”。

也是这一年，对比特币模模糊糊有了概念的杨林科掏出十万块，找了几个程序员搭建起中国首家比特币交易所——比特币中国。

比特币中国后来一度占据了国内80%的比特币交易量。

所以说，改革开放后，那么多温州商人能发财，真不是吹的。

但是网站粗糙也是真粗糙。

网站上交易充值是直接给两个网银账户打款，账户主人则分别是杨林科的妻子与丈母娘。

在比特币风潮裹挟下，陆续出现了许多虚拟货币性质的游戏币，比如魔兽币、Q币、泡币、

百度币等，但是在炒比特币的人眼里纯属小儿科。

大部分人还是看好比特币，道理很简单，这玩意来自美国，又是全球唯一具有交易价值的虚拟货币，而且价格是年年飞涨，反正也不贵，买点玩玩也是好的。

虽然每个人都想得比特币，可又觉得花钱买不划算，“挖矿”便成为了不约而同的选择。

“要想富先挖矿”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当时个人电脑因为算力有限，“挖矿”实在是太慢了，往往忙活了几个月也没挖出几枚比特币。

比特币是个名副其实的金矿，有人想靠挖矿赚钱，可有人仅仅靠卖挖矿的设备就已经赚到了大把的“卖水”钱。

5

2012年，圈内都在讨论美国“蝴蝶实验室”正研发的一款集成电路式矿机“ASIC”，听说算力极为强悍，可谁都没见过。

见此“钱”景广阔，还在读研的“南瓜张”张楠赓当即选择退学，创办了杭州嘉楠耘智，成功研发出第一台ASIC比特币矿机“阿瓦隆”。

从后来的疯狂程度来说，“阿瓦隆”不只是一台矿机，而是一台“印钞机”。

而他的登场还需要一个契机。

2013年3月的一天，美国留学生Jake Smith来到车库咖啡，他故意提出想用比特币支付。当时车库咖啡合伙人赵东欣然应允，一杯咖啡的交易额最后以0.131个比特币结算。

Jake很兴奋，他没想到在中国也有人知道比特币，于是在Bitcointalk发了条“英雄帖”，招募国内比特币爱好者前来聚会，地址就在车库咖啡。

就这样，国内三十多位比特币爱好者汇聚在海淀区西大街48号二楼的车库咖啡。

他们是赵东、张楠赓、神鱼、李笑来、吴忌寒……几乎是后来整个币圈如雷贯耳的大佬们。

沙龙从最开始漫无边际的闲扯，聚焦到了“南瓜张”制造的“阿瓦隆”矿机上。

当人们发现“阿瓦隆”算力能达到恐怖的70GHash/s，远超世界同系列矿机的算力时，人们小小激动了一把又恢复到了平静中。

因为在座的都不缺比特币，个个都拥有至少上千枚，可此时比特币价格还不到80元，这点钱在皇城脚下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阿瓦隆”的名字被所有人都记住了。

自此，本来是创业者天地的车库咖啡，成为了比特币拥趸心目中的“伊甸园”，也成为币圈最早的布道场。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新东方的教师李笑来。

虽说他也曾翻译了中本聪的白皮书，可远不如自己那本《把时间当做朋友》那么知名。

在教别人怎么利用时间之际，李笑来自己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浏览外网新闻上，为的是找到致富的机会。

直到他看到一则津巴布韦人民都在炒比特币的新闻后，他盯上了比特币，苦苦钻研了数月，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的财富之门。

李笑来一口气买了2100枚比特币，随后继续建仓持有，他究竟买了多少比特币没有人知道。

直到2013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李笑来的比特币钱包里面存有6位数的比特币后，他从此走上币圈的“神坛”。

李笑来趁热成立了比特币基金会，成为币圈最早的布道者。

6

说起布道者，不得不提“宝二爷”。

“宝二爷”原名郭宏才，曾是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部负责人。2013年初，为了学习如何靠互联网卖牛肉才来到北京“取经”。

当时他和太太金洋洋已经结婚，而身怀六甲的金洋洋在听过李笑来几次讲座后，立即豪掷几

十万购买了上千枚比特币。

宝二爷吓坏了，怀疑太太是不是加入了什么传销组织，跟着太太又去听了李笑来的几场讲座。结果自己也被“洗脑”，索性不再卖牛肉，改为专心研究比特币投资。

原因也很简单，郭宏才刚到北京的时候，比特币入手才80元一枚，可就在他听讲座期间一路疯涨，到了11月已经涨到近8000元。

短短才几个月，所有比特币持有者一夜暴富。

当时币圈组织了一次成都聚会，包下了当地最豪华的酒店和KTV，组织者丢下一句话：“不贵，一晚上才30万而已。”

从那开始，所有听过比特币故事的人都疯了，每个人都渴望知道这个比特币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郭宏才觉得机会来了，他嫌李笑来那套理论过于深奥，口才不错的他决定亲自下场布道。

2013底，曾经卖牛肉的郭宏才在网上做了一档“宝二爷手把手教你玩转比特币”的节目，以粗俗和风趣的语言吸引了无数比特币的爱好者，“宝二爷”也自此成为币圈的“老炮”。

不过，币圈像“宝二爷”这样文化不高的“抠脚大汉”并不多，大部分还是渴望成功的文化人。

2013年，是币圈走向平台化的转折点，各类虚拟币平台应运而生。

先是吴忌寒的巴比特网站升级为比特大陆，开发出第一代矿机；接着团购网的创始人李林创办了火币网；而离开豆丁网单飞的徐明星则创立了OKEx的前身OKCoin。

一年后，旅游卫视美女主持人何一与前文所提及的“首富”赵长鹏加入到OKCoin，号称币圈“三剑客”。

可不知什么原因，一年时间不到，何一、赵长鹏与徐明星交恶，从此分道扬镳。

此时，“南瓜张”张楠赓的矿机“阿瓦隆”已经在市场遭到疯抢，每台几十万元依然供不应求。

几乎是同一时间，另一位天才少年“烤猫”宣布自己也成功研发出ASIC矿机，成为比特币产业“卖水人”之一。

“烤猫”本名蒋信予，湖南邵阳人，年仅15岁的他以全国第11名的成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后去耶鲁大学就读计算机博士。

蒋信予在美国学习时候接触到了比特币，他对这种虚拟币背后所承载的自由主义理念深感认同，靠自己钻研造出了一台Asic矿机，成为继张楠赓之后第二个造出ASIC矿机的人。

因为自己没有资金，设备难以量产，于是他就在比特币官方论坛上搞了个众筹，靠着筹集到的100万元，开始量产矿机。

因为他的网名是friedcat（烤猫），从此这个名字也成为人们熟悉的一个昵称。

烤猫很有经营头脑，他在众筹成功后将公司分成40万股，自己持股59%，其余才是参与众筹的股东。

ASIC矿机全球就3家能制造，美国蝴蝶实验室、“南瓜张”以及烤猫。可蝴蝶矿机压根还没出货，阿瓦隆产量有限，拥有技术优势的烤猫很快占有了市场，

这期间，烤猫的公司每天都有人直接揣着现金来买货，火爆到有人会连夜排队，等公司第二天一开门，立马丢下现金，抱着矿机撒腿就跑。

短短三个月，烤猫靠卖矿机加挖矿足足赚了两个多亿，成为币圈传奇人物。

而比特币圈光怪陆离的局面，也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惕。

7

2013年年底，央行联合五部委下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认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国内交易价格直接大跳水。

政策波动加上缺乏风险意识，几位币圈大佬损失惨重。

车库咖啡的赵东则因为交易爆仓，直接赔了1.5亿；就连李笑来也亏到表示想开个台球厅，不再碰比特币。

一时间，许多经受不了刺激的币圈大佬纷纷金牌洗手，黯然离场。

2014年，由于烤猫后续的公司未能及时推出二代芯片的矿机，加上诸多民间矿机品牌的涌入，烤猫生产的“矿机”算力降至了全网的4%，烤猫也将目光转向了自己在江苏淮安的一个“矿场”。

这个矿场是和人合作的，烤猫没啥经营经验，导致合作很快破裂，他随后也“人间蒸发”，自此杳无音信。

也是这一年，以太坊(ETH)概念建立，公链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赋予了数字货币更多应用场景和价值，区块链正式登场。

比特币作为区块链中最为核心的加密数字货币，依旧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一时间，全国从南到北，到处都是“矿场”。

可要论真正的“矿场”，还得算“宝二爷”的矿场。

他这一年在内蒙建设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矿场，可远看就像个养鸡场，毫不起眼。

这个矿场名义上是他的，其实是他靠着一通忽悠，联合币圈诸多投资者合伙开的。

人家出钱、出设备，他就只负责中间牵线，每家还给他不少干股，纯属“无本买卖”。

“宝二爷”选择内蒙是因为这里不仅凉爽干燥，适合计算机散热，而且电费便宜。相比其他城市一度9毛钱的工业电，这里只要3毛钱。

不过，再便宜，这家矿场每天电费也要50万元。

钱是投了不少，可随着加入挖矿的人越来越多，挖矿变得极其困难。

2015年，“宝二爷”瞅着挖矿成本太高，挖出的比特币甚至还抵不上电费，将矿场低价卖给了吴忌寒。

自己则转移阵地，花了5000比特币买下国内BTC123比特币门户网，担任联合创始人兼COO。

他也想明白了，想要比特币市值攀升，就得让更多人入场。

于是，他开着一辆自带酒吧的加长版国产长城全国巡讲，到处宣扬比特币。

“宝二爷”宣传比特币的语言十分简单粗暴，最有名的一句就是：“将来比特币会到100万美金一枚！有生之年，如果不到100万，我直播吃JJ！”

相比“宝二爷”的高调，一位始终低调的币圈大佬终于靠实力浮出了水面。

8

2015年，比特大陆已经迭代了4代矿机，创始人吴忌寒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币圈最重要的“卖水人”。

吴忌寒的崛起，靠的是两个人：詹克团和杨作兴。

早期，吴忌寒花了几百万购买张楠赓的“阿瓦隆”矿机时，因对方迟迟未能交货，损失惨重。他意识到求人不如靠己，想靠“挖矿”致富，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矿机技术。

于是他找到了清华高才生詹克团，表示愿意让他以技术入股，只要研发出的矿机达标，詹克团和他的技术团队就能拿到60%的股份。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金钱的激励下，吴忌寒的第一代蚂蚁矿机S1很快面世，加入到与烤猫、张楠赓的矿机之争中。

而在烤猫矿机倒下后，他旗下的技术天才杨作兴被吴忌寒挖到比特大陆，研发出了性能更优良的蚂蚁矿机S7，几乎独霸了整个币圈的矿机市场。

可由于杨作兴的加入让詹克团感觉不爽，拒绝了他提出的2%股份的要求，使得杨作兴最终选择自己创业，成立了比特微，成为日后比特大陆最强劲的对手。

“矿霸”吴忌寒虽然很遗憾杨作兴的离开，可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2016年，吴忌寒旗下的比特大陆还同时拥有蚂蚁矿池和ViaBTC两座矿池，算力达到全网近一半规模。

雄心勃勃的吴忌寒，目标是要做全球比特币市场的“话事人”。

由于当年互联网的带宽问题，中本聪最初设计的比特币区块只有1M大小，严重限制了后期比特币转账交易的效率。

比特币圈内一直有人在讨论比特币区块扩容问题，有人说要2M，有人说10M，还有人说索性无上限得了。

可比特币的“自由散漫”特性决定了这些漫无边际的讨论毫无价值，彼此根本达不成共识。

就在美国比特币的专业开发机构提出全新扩容方案，全世界都准备默认时，吴忌寒站出来大声说“不”。

吴忌寒此时站出来，是国内币圈再次因政策波动陷入萧条，他希望凭借比特大陆强大的算力硬扛一把全球比特币市场。

2017年，比特币涨幅达到了1900%，从年初的1000美元涨到了最高峰19875美元。虽然随后遭遇熊市又狂跌到3000美元左右，可大部分人依旧在疯狂追捧中。

这年，赵长鹏创立了币安，随着加密货币概念的火热，币安也随之壮大，与当时的火币、OKCoin被合称为“数字货币三雄”。

没想到，2017年9月，人民银行等七部门突然联合下发《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

公告犹如冷锋过境，币圈再次陷入低谷。

先是云币网永久关闭；接着，比特币中国关闭；紧接着，火币、OKEx先后宣布停止注册和充值，提前嗅到的风声的币安选择了出海。

这时，国内只有比特大陆还在坚挺。吴忌寒宣布比特大陆在比特币的478558区块上，已强行分离出比特币现金BCH。

为了让BCH替代比特币，吴忌寒有意大幅提升BCH的价格和算力，让更多“矿工”注意力转到了BCH上，使得比特币网络变得更加拥堵。

说白了，BCH是一款从比特币母体分离出的数字货币，吴忌寒试图重新塑造一个新“比特币宇宙”，而自己将是这新体系的唯一“王者”。

可由于美国等比特币核心团队的拼命抵抗，吴忌寒这一目标没有实现。

他也因为自己的英文名Jihad与Jihad（伊斯兰圣战组织缩写）完全一样，被忌恨他的美国人称为“比特币恐怖分子”。

但是，吴忌寒这番强硬操作还是让比特大陆当年狂赚50多亿，500人的团队扩张了3000多人，名利双收的他也以超过150亿元的身价进入全球超级富豪榜。

只可惜此次声势浩大的国际争斗，也给看似不可一世的比特大陆埋下隐患。

9

2018年，自立门户的杨作兴推出的神马矿机M10，性能远超比特大陆当时的王牌—蚂蚁矿机S9。

詹克团却对杨作兴的矿机不屑一顾，他早将比特大陆大量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AI人工智能的概念，直接导致矿机市场被神马矿机吞噬近一半。

而为了与国际比特币团队争斗，吴忌寒已经将5万枚比特币换成了BCH，而比特大陆大部分的算力也都转移到了BCH矿场中。

而此时，一个莫名其妙自称为中本聪的“澳本聪”，在BCH基础上又折腾出一个BSV，彻底破坏了BCH原有的模式，让比特大陆损失惨重。

巨大的危机让吴忌寒和詹克团发生内讧，彼此都觉得是对对方决策失误才造成了损失。

吵了大半年，最终以吴忌寒离开比特大陆而终结，而双方的PK仍未结束。

这年，黯然神伤的还有李笑来。

先是他创办的云币网靠ETH（以太币）赚了一波流量，交易额每日突飞猛进。可随即他就被监管部门约谈，自此小心了许多。

2018年，耐不住寂寞的他又因一段外泄录音被人质疑，走下币圈神坛。

在一段50分钟的录音中，李笑来直指币圈价格上涨的原因并非由价值影响，说加密货币其实就是一种“割韭菜”的游戏，甚至还点评众多币圈大佬联合起来忽悠和欺骗投资者。

李笑来直接点名：“目前最大的虚拟币交易所币安是骗子交易所，锐波创始人孙宇晨肯定是忽悠。”

因为此事与他一贯鼓吹比特币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一句“这圈里就是XX太多了，共识价

值，XX的共识也是共识” 让无数粉丝感觉很受伤。

其实李笑来说的也没错，诸多虚拟货币玩的就是“击鼓传花”把戏，想玩得久玩得好，就得不断吸收新“韭菜”加入。

有意思的是，别人还没吭声，被点名的孙宇晨忽然跳了出来，自说自话凑了一波热闹。

这位90后的北大历史系学生当时是Tron波场的创始人，一路靠着自我营销迈入了虚拟币的殿堂。

大学期间，因为一篇控诉北大“学业会商”政策的文章，孙宇晨与当时在清华大学就读的蒋方舟一同登上《亚洲周刊》封面。

俩人的封面照下写着一行字：“中国90后精英互联网下的蛋”。

随后，孙宇晨将自己人人网的用户名改为“孙宇晨|亚洲周刊封面人物”。

就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期间，他模仿陈独秀在人人网上办起了《新新青年》，却被人指出文章抄袭。

眼看自己文豪前景渺茫，他立即换了跑道，投身到经济领域，接触到了比特币。

宾大毕业后，孙宇晨先是加入硅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Ripple Labs，随后又以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身份回国创业。

善于营销的他在遇到IDG 资本后，成立了锐波天下科技，靠一个“空气币”概念被对方包装成“90后创业者”，在币圈粉墨登场。

他的“空气币”与当时众多花里胡哨的ICO数字货币如出一辙，仅仅凭借一堆谁也不懂的区块链概念就能大肆“割韭菜”。

ICO本质是一种公开发行，类似股票IPO模式的数字加密货币项目。项目团队通过ICO获取技术开发和资金，投资者则可以通过交易成功来兑换对应的代币，最终赚取回报。

最疯狂时候，台上邀请的币圈大佬还在宣传ICO项目，下面居然就有人拿着POS机直接让参与者当场刷卡，场面堪比传销现场。

ICO热潮的早期，无数ICO币种确实让部分参与者得到了数十倍的回报，吸引了更多投机者

的加入。

可惜大部分ICO项目纯属卖概念，一旦币种上市遥遥无期，那投资者的钱就彻底打了水漂。

在这股区块链热潮中，单靠ICO大佬自己鼓动那还远远不够，自然少不了摇旗呐喊的“吹鼓手”制造氛围。

在专业的ICO运营团队操刀下，各类区块链媒体应运而生。

最火的时候，某些头部区块链媒体的软文能报到10万元一篇，内容无非是将披着区块链外皮的ICO（代币发行）项目吹得天花乱坠。

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为这些费用买单的，还是前赴后继的“韭菜”们。

10

2017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ICO定性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要求清理整顿ICO平台并组织清退各类代币。

沸沸扬扬的ICO项目黄了，可孙宇晨并没放弃，所以才想借李笑来的录音事件蹭个热度，展现下存在感，可人家压根没搭理他。

不搭理他也是正常，币圈有个“鄙视链”：玩比特币的人觉得“链圈都是一群没有币的人在骗币，ICO最多赚百倍千倍，和比特币比起来，这点钱算什么啊……”

可就在2019年，币圈发生了件不大不小的事，玩链圈的孙宇晨放了“股神”巴菲特“鸽子”。

2019年6月4日，孙宇晨发微博表示自己因为生病住院，暂时取消与巴菲特先生的午餐会面，此事顿时上了热搜。

早先，孙宇晨以456万美元（约3100多万人民币）竞拍价赢得了和“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

在他的刻意宣扬下，此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慈善拍卖活动始于2000年，价高者得。吃饭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与“股神”零距离接触，瞬间就能名扬天下。

近20年来，实名拍下巴菲特午餐的中国人只有段永平、赵丹阳、朱晔和孙宇晨。

之前拍下午餐机会的人都会西装革履准时赴宴，与股神把酒言欢，唯独孙宇晨这一番“骚操作”，搞得巴老爷子都懵了。

可也是这事的影响，孙宇晨的波场币又平添了数万名投资者入场。

不得不说，孙宇晨这招“欲擒故纵”玩得实在是妙，没去吃饭居然比去的营销效果还要好。

孙宇晨只是一顿饭没吃，吴忌寒却是时时刻刻也吃不下饭。

吴忌寒离开后，比特大陆市场陆续被竞争对手侵占，业绩和股价下滑严重。在只懂技术的詹克团管理下，比特大陆已摇摇欲坠。

于是，趁着詹克团出差，吴忌寒在投资人的默许以及员工的支持下“杀”了回来，宣布解除詹克团在比特大陆的一切职务。

大惊失色的詹克团急忙返回，立即整理队伍投入到反击之中。

闹腾了整整一年时间，曾经的比特大陆两位创始人开始了撬公司大门、抢营业执照、来回变更法人等狗血事件，让企业元气大伤。

不仅计划中的IPO被直接暂停，估值也从高峰期的800亿跌到了300亿，员工也只剩数百人。

2020年2月，孙宇晨发推特称，自己终于和巴菲特共进晚餐了，席间还赠送了对方价值33万的波场币。

消息发布后，波场币市值立即从80亿涨到了99.9亿元。

也就是说，精明的孙宇晨仅花了3100万元就换来了大约20亿元的新增市值，实在是太值了。

不过，当孙宇晨告诉巴菲特，比特币将是下一代人的通用货币时，巴菲特则笑称：“我确信我的孙子更愿意用美元继承我的财富。”

巴菲特曾多次公开表示，加密货币毫无价值，与实打实的土地或公司股票不同，其价值无非就是看有多少人进场，很容易沦为骗子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看衰虚拟币，可不影响孙宇晨还是如愿以偿为自己波场币换来了不菲的市值，算是最大的赢家。

而比特大陆两位创始人缠斗了半天，谁也算不上赢家。

2020年年底，吴忌寒与詹克团在圈内大佬及多位股东的斡旋下，彼此勉强达成和解。

2021年1月，吴忌寒再次宣布离开比特大陆，然后以6亿美元卖了一半股份给詹克团，从此专注在自己海外矿场“比特小鹿”上。

比特大陆自此一蹶不振，耗费大量资金和精力的AI智能到现在还只是个概念，原有的矿机市场又一次遭遇到了政策风险，毫无复苏景象。

就在吴忌寒正式离去不久，碳达峰和碳中和成了中央经济工作当年重点关注的内容。

高耗能高风险的“挖矿”立即成为了整治的重点对象，国内的“矿场”要么就此关门，要么听到风声时就已经转到了海外。

吴忌寒的“比特小鹿”就是提前出海的矿场之一，算是国内仅存不多的“矿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中本聪当年创造出比特币，本质上是希望以一种安全自由的虚拟货币来弥补传统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只是发展到今天，比特币以及各种虚拟货币已成为无数人获取暴利的手段，甚至沦为某些不法之徒的财富工具，完全违背了设计者当年的初衷。

当年那些比特币爱好者，大多没有背景，也没有什么人脉，只因接触到比特币，便获取了时代和机遇给予的丰厚馈赠，而他们也因此成为币圈的布道者和吹鼓手。

只是暴富之后，有的人真心希望将这种数字货币应用在更广泛的场景，而更多人则浑水摸鱼，靠“割韭菜”来牟利。

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比特币以及众多数字货币背后的资本依然暗流涌动，币圈的传奇故事并未结束。

本文作者：海边的风声君，经风声岛独家授权万小刀头条号发布。

写明星、写八卦，有凭有据；形象正、影子斜，皆由自取，欢迎关注[@万小刀](#)头条号。

参考文章：

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中信出版社

区块链革命，中信出版社

科技金融前沿：Libra与数字货币展望，得到APP

币圈发展史:从一夜暴富到一无所有，卢松松博客

中国币圈往事：十年轮回，比特币潮水只剩涨落，钛媒体APP

寻找币圈“始祖”，一本财经

北大才子吴忌寒，一年赚50亿，他是如何成为一代矿霸的？知乎Swarm